●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九元筆隨想 書寫的自在

愉韻度曲

梁君度

篆刻藝術家伍思潮在廣州中山四路「萬方字畫商都」裏有個店舖「文瀚軒」，因她有各式各樣的閒印可借用，同時她蓋印之技遠超我，我便常去那裏創作書法，完成後請她蓋上幾個閒印。剛好「文瀚軒」店舖對面有個筆莊，我買過幾支9元一支的兼毫筆，覺得挺好用。

有很多書家對筆的要求很高，我則甚是隨意，我常用那9元的筆當作小船，在一些印有圖案的宣紙上，靜靜擺渡一段屬於自己的時光，覺得非常愜意。

林散之說，毛筆柔軟，才能寫出千變萬化的姿態。我卻格外偏愛這支兼毫筆尖的倔強。它在紙上書寫時，每一處頓筆轉折，都隱隱顯出如「散氏盤」銘文般斑駁蒼茫的金石韻味。清代書法家鄧石如出身清寒，卻將「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布局智慧融入筆鋒起落，把《周易》中陰陽相生的道理化入筆墨。我手中這支樸素的筆，彷彿也藏着同樣的可能。

朋友常勸我換一支名貴的筆，我總想起《莊子》裏的告誡：人要駕馭外物，而不是被外物所支配。我近來常在完成一幅大字書法後，用小行書落跋。這支筆獨特的阻尼感，恰好形成了一種書寫的節奏。當筆尖寫下「觀雨聽禪」時，那「觀」字的枯筆透出孤傲與清寂；寫到「大江東去」時，流暢的連筆間又帶出幾分狂放不羈。這種以質樸之筆切入書寫意境的嘗試，或許能讓《蘭亭序》那種流麗飄逸的美，在今日獲得一種新的生命。

鄧石如曾「以隸筆寫篆」，筆下既有青銅般的雄強，又存竹簡似的溫潤。我筆下的小行書雖無羊毫的豐腴，卻在乾澀處透出漢碑般的古樸與拙趣。這種剛健與柔和相推演的美，彷彿在點畫間為山水精神找到了新的註解。

這支筆在紙上行走，墨色濃淡似山石皴擦，留白處如煙波開闊。書寫，至此成為心境的流淌——筆尖彷彿載着金石氣骨、魏晉風度與文人意趣，在普通的紙上，為我構築起一個屬於此刻的精神家園。

真正的書寫，其意義永遠超越器物本身，而深藏在筆墨流動之間，與執筆人的心境合而為一。

●書法作品《愚耕》。 作者供圖

音符之外 生命之內

眺弦雅音

姚珏

本周，我很高興受寧波大學的邀請，到這所名校舉辦講座，主題是「音符之外，生命之內：琴弓下的自我與世界」，這個講座也是「做人做事做學問」名家系列講座第255講。寧波大學1986年由香港的「船王」包玉剛率先捐資家鄉成立，由鄧小平先生題寫校名，是國家「雙一流」建設的高校。這個講座系列很多兩院院士都主講過，據說今年我是唯一一位受邀的藝術家，我感到很榮幸。

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自古至今名人輩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寧波籍的中國兩院院士超過120人，位列全國榜首。我的祖籍也是寧波，今年國慶我就邀請成立十年的寧波交響樂團首次訪港，與香港弦樂團共同演出《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故事發源地之一就是寧波。因此這次講座的開始，我與寧波大學音樂學院、寧波交響樂團的4位青年音樂家一起奏響《梁祝》。

跨越時空的對話能夠傳承千年，我想還是因為音樂承載、傳承了人類文明的感悟和思考。以「音符之外，生命之內」為演講主題，我想分享我的人生感悟，音符和生命之間我所感悟的聯繫與互動。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我時常思考：藝術究竟何為？音樂何以動人？琴弓之下，該如何安放自我？音符之外，又該如何連接世界？在數十年的藝術生涯中，我先後或同時承載着三重身份——舞台上的演奏者、講台前的教育者、樂團中的策劃與管理者。這三種角色，恰似復調音樂中的3個聲部，彼此獨立又相互交織，共同回應着一個根本性的時代命題：在全球化與數字文明交匯的當下，我們如何通過藝術立人、成事、問學，最終實現個體生命與時代精神的同頻共振？

音樂技藝的磨練，藝術境界的攀登或許是注定孤獨的，但當與生命的探索和感悟結合時，就是一種不斷成長的對話。作為演奏者時真誠面對內心，對藝術產生崇敬，從藝術中領悟做人的品格和價值。作為教育者，不僅是「傳技」，更是「傳道」與「化人」，通過音樂產生了對話，連接了不同世代的人心。前一段我都在深圳港中大教書，也幫助學生們準備期末考試，雖然辛苦，但我確實為他們的成長感到欣慰和高興，最重要的是我也感到充實，因為藝術從來不是孤芳自賞，更需要的是它給予人類的連接和社會的溫暖。作為樂團的管理者，我也是希望用更好的與時俱進的音樂，關懷人心、服務社會。

因此我們做事的初心，都是通過中國弦樂，從「經典傳承」到「創新探索」，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我們加入科技元素，香港本地文化元素，融合中西進行創新，都是為了用國際通行的交響樂語彙和西方觀眾熟悉的弦樂形式，講述可敬可愛的中國故事和香港故事，將「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中國的文化自信帶到世界。

這就是我在音符之外、生命之內的初心，音樂之路，我仍在前行。生命之曲，也期待與更多朋友們共鳴。

別用道德綁架他人

水過留痕

少爺兵

一場宏福苑火災奪去百多人的性命，數十人受傷，幾千人受災，全香港市民揪着心伸出援手幫助受災人士。各慈善機構、企業以及學生們都在獻出他們的綿力，有消防員於火災中捨己為人犧牲性命，這等事情也令眾人無不動容。但有些人卻包藏禍心在「落井下石」，使人不禁嘆息道：「這是什麼世界!?」今次的火災，牽動着各界人士的心，內地民眾也紛紛伸出援手，盡量以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人，特別是捐款者都以善款為受災的災民重建家園，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形容這批善長仁翁最為貼切，加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也是他們用實際行動來詮釋的。

內地及香港演藝界亦紛紛捐款表示他們的關心，每個人都在盡己所能，然而，有某些人指斥說：「演藝人平日搵咁多錢就應該捐多啲啦！」香港的演藝人反駁說：「都到了這時候，人家為失去親人、朋友而傷心欲絕，真不明白有些人在想什麼？別用道德綁架他人！不管是香港或內地的演藝人，大家都在盡己之力，香港亦有弱勢群體需要有能力之士去幫助，不要說出那些刻薄無血性的話。不是每一位演藝人都在『名成利就』的頂尖位置，大家都在盡力而為。質疑這些善長仁翁，倒要問那些人『居心何在』？其實也知道，有部分演藝人平日的生活都只能是養活自己，何必強人所難？最重要的是，有那份心意，比什麼都重要。」

過往內地有災難發生，離祖國最近的香港，演藝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去籌款，向受災的居民伸出援手，故而香港的市民被冠以「最具善心」的一群，如今香港有難，來自四方八面的援助湧現，香港政府和社工們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哪裏需要他們，他們就去哪裏予以支援。

坦白說人不是神，大家已在盡力而為了，還是被問哪些人做得最多？哪些人做得少？這是何等的「不公平」。筆者在這慘劇事件中都流過不少淚，揪住心也想問：「何謂人命關天呀！」但願善良能植根在每個人心裏，千萬不要在災難面前還「口出惡言」或做「傷天害理」的事。

新雪

百家廊

袁星

下雪了！心中先是一喜。

陽曆12月12日，農曆十月二十三，2025年大雪節氣後的第五天，一場雪從夜空中落下。它來之前一天，氣象預報就播報有雪，縣裏還發布了人工增雪的通知。

或許有吧，我心中並不太期待。才農曆十月份，11月底或進了臘月，預報有雪的可信度可能大些。前一天晚上，農村老家的一個哥們兒跟我微信聊天，興沖沖說有雪。我情緒很平穩，一點兒興奮都沒有，反倒感覺他的興奮有點兒早。氣象預報經常改的，沒下雪前，我並不相信大概率就等於百分之百。

農曆十月二十三晚上，我回家時，路上一滴雨水都沒見，更別提雪。晚上8點多，哥們兒視頻聯繫我，老家那邊果然正在下雪。藉着鏡頭中的燈光，看到雪花的落痕像從天而降的線段，一截一截線段，或斜着或直着、或略帶弧度，在燈光旁亮亮地劃過。哥們兒說，雪挺大的，窗外的梯田裏，雪已鋪了薄薄一層。他家院中鋪着水泥，雪落即化，除了濕濕的，還沒鋪雪花。

看到老家下雪了，我心中也有了些興奮。哥們兒催促我，問我下沒下雪。我朝窗外看了看，天陰着，黑漆漆一片，沒見雪也沒聽到雨滴聲。30里地外的老家，確實正在下雪。哥們兒催我下樓看看，我也正有此意。從樓上窗戶往外看，沒有燈光看不清。邊打電話呢，我快步走出門。下沒下雪不好說，冷是真冷了。一出房門，頓感寒氣逼人。迅速到了樓下，出樓道。用手機燈光照了照，地上乾乾的，沒有雪，也沒有雨。

冷！真冷！我沒多耽擱，快速上樓。我跟哥們兒說：「一滴雨、一片雪都沒有。」他進一步解釋說老家那邊已稀稀拉拉下了一兩個小時了，現在才大起來。經歷過許多次了，「雪下高山霜打窪」，這諺語的確是有道理的。圍繞雪聊了大概20分鐘，信號突然弱了不少。哥們兒說可能是他那邊雪大的原因，我們不能繼續聊了，準備哪天見面再聊。剛放下手機，妻子打來電話，讓我趕緊下樓蓋車。她擔心雪大蓋住車玻璃，我第二天上班時除雪麻煩。

出樓道口到停車處，頂多3米遠。我在車旁的小儲藏室找出兩片竹簾和一個廢舊電熱氈，三兩下把車前擋玻璃蓋住，然後竄進樓道。下樓時沒帶帽子，雪在頭髮上落了一層，還直往脖子裏鑽。上了樓，心裏想着，這陣子雪真不小，可或許就下幾分鐘呢！蓋上車玻璃倒不是太擔心雪大，主要怕溫度低，萬一再下點雨，玻璃結冰，第二天除冰耽誤時間。

第二天一早，拉開臥室的窗簾。臥室向陽，南側窗玻璃外的樓下，是一片菜園，再遠處是近旁村莊的幾處宅院。那些地方，除了水泥路，是可以見到泥土的。有泥土的地方，一層淺淺的白。有積雪，看上去還是乾的，證明沒下雨。雪雖然不大，在這個季節有這麼一場小雪，已很讓我詫異和欣喜。等小兒子起床，估計第一件事就是讓他奶奶領着下樓玩雪。

春夏秋冬，按月份算，陽曆12月、1月、2月是冬季。也有說法認為，立冬後就是冬天了。只是，立冬即是冬天的說法，質疑者不少。說到了冬至才算冬天的，也大有人在。我不想計較這些，只不過，臘月下雪、下大雪，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

開車時，樓下的水泥地上，幾乎沒雪。但車上，積雪平均二三厘米厚。掀掉竹簾和舊電熱氈，車玻璃上沒結冰。車門兩側，融化的雪混合半融的雪結了些冰，像黏稠固定的膠水似的，導致看後視鏡時有點遮擋視線。我開車上路，得不時瞅瞅，努力辨識後方來車。變更車道前，更是得多瞄上幾眼。

哥們兒發來了照片和短視頻。他家院子通向房頂的水泥台階上，覆蓋着鬆軟的積雪，已沒腳深了，得四五厘米的樣子。站在房頂環顧四周，他家院外的梯田裏，白茫茫一片。放眼望去，遠遠近近，高高低低，漫山遍野的，到處是雪。

北方的冬天，一般都會下雪。區別不過是早一點晚一點、多一場少一場、大一些小一些罷了。只有極少極少的年份，冬天見不到雪。從小到大，看雪早就已習以為常了。可是，每年冬天，心裏總還是盼雪的。那種盼，未必多急迫，未必會表現，卻是結結實實地深埋在骨子裏的。每個冬天的每一次遇見，心中都有一種和往常一樣又不太一樣的感觸。

於冬天而言、於我而言，雪並非新鮮事物。於這個冬天而言、於這個冬天的我而言、於這個冬天的這場雪而言，它又是全新的。從小到大，每次遇到它時，我都有這樣的感覺。

在我們這兒，有雪的冬天，才更像冬天。

空白的腦袋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老年人失智如今變得普遍，而且變得難以防備，它來了擋也擋不住。令人擔心，卻又好似沒什麼辦法解決這個病。

我的阿姨本來很開朗、很健康，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她變得傻更更，只會對着我們笑嘻嘻，每次問她知不知道我是誰，她便笑着指住我，口齒不清地哩哩囉囉講不到一個字。妹妹的奶奶同樣變成這樣，她更甚的是常常指女傭偷錢，一時不見了錢、一時不見了金，令人莫名其妙地擔心。

以前李香琴（琴姐）也是漸漸變成如此，最大問題是已經不認得人或者可能認得，但大腦指使不到他（她）認人的本能。到後期她見到我們也只是眼光光望住若有所思，但又無法喚醒空白了的腦袋。我的一位老同學，以前精靈又開朗，多年前有一天走失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自此他漸漸地成了失智長者，令家人令太太增加了很大的生活壓力，無奈忍心送了他去老人院由別人照顧。

想起這些狀況，我潛意識有種恐懼，常常想如果有一天自己變成這樣怎麼辦？腦袋是否變得空洞無記憶無思想？那麼這個人怎麼生活，或者生存對我又有什麼意義？這樣跟一個死人有分別嗎？朋友望着我這些莫名奇妙的問題也呆了，他當然也答不上。人類今時今日科技醫術發達，不過仍然有很多難題要解決的，擔心如我的只好耐心等待，可能我們已等不到答案、等不到解決方案，只有寄望將來的將來，更長遠的日子不是我們見得到的了。

朋友反過來安慰我，勸我不要想太多，真的要學習活在當下，如果不停地想解答不了的問題，那會令自己更困惑、更分不清眼前事物。朋友講的話沒錯，但我還是久不久見到失智的長輩，便很心酸難過，但又無能為力，看他（她）對着我們笑，我就更加不安、更加不知如何面對本來精神健康的他（她）。

●這些記憶希望永遠留在腦海中。 作者供圖

西貢深涌遊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對於許多香港行山與遠足愛好者而言，西貢深涌一直是一處寧靜優美的世外桃源。過去，前往深涌最主要的公共水路交通是從大學站附近的馬料水碼頭搭乘渡輪，班次較為稀疏，令行程規劃需特別掐準時間。

然而，近期一項交通新變革，讓探索這片綠洲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每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新增了從「西沙GO PARK碼頭」（西沙井頭公眾碼頭）出發前往深涌的航線。這條新航線不僅為來自西沙的遊人節省了迂迴轉折的車程，更打破了以往單一依靠馬料水航線的局限，提供了更靈活、更容易到達的選擇。

交通的多元化，還體現在陸路接駁上。除了直接乘船抵達，喜歡徒步探索的旅人，現在可以設計更豐富的環形路線。例如，從水浪窩或企嶺下老圍出發，沿着清晰的山徑經過榕樹澳村，再輕鬆步行約45分鐘至1小時，便可抵達深涌。遊覽完畢後，大可選擇從深涌碼頭搭乘新開的周末航線返回西沙，或按傳統路線前往馬料水，形成一個不走回頭路的精彩旅程，讓郊遊體驗更具彈性與趣味。

抵達深涌，最即時的享受莫過於一嘗地道風味。深涌村內現有一家由村民營運的餐廳，以其樸實無華的客家菜餚聞名。部分需要預先準備的招牌菜式（如南乳燜鴨等）固然建議預訂，但即使即興到訪，餐廳亦常備多款基本而美味的菜式，隨時滿足遊人的味蕾。招牌的客家釀豆腐，豆香濃郁，肉餡鮮美。即叫即炸的蠔餅，外酥內軟，鑊氣十足，都是行山後補充體力的絕佳選擇。

飽餐之後，正是細味深涌古樸風貌的時刻。村內保留了不少傳統的客家民居建築，雖然部分已顯荒廢，但青磚牆、灰瓦頂的結構，仍靜靜訴說着往昔的村落故事，適合喜歡懷舊與攝影的朋友慢慢尋味。而深涌最標誌性的景觀，莫過於那一片面向企嶺下海的廣闊大草地。這片綠茵坪並非天然形成，而是過去由農田荒廢後逐漸演變而成，如今已成為了遊人休憩、玩樂、野餐，甚至放風箏的熱門地點。隨着周末新航線的開通，大家不妨來體驗這份交通升級後的更親近的寧靜與古早味吧！

忽然嗜酸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忽然不可抑制地想吃酸。映射在腦海裏，是想吃那種個頭不大、表皮黃綠不均的橘子。可即便一路跑完半個街馬，路過了堅尼地城到灣仔大大小小的攤檔，都沒有看到有這種橘子在售賣。看來香港水果供應商的拿貨渠道，還是不夠多。兩間最多數量的超市裏，水果品類和賣相，幾乎一致。街舖的果欄，也大抵如此。

作為一個好事者，我專門去查了政府統計處。發現內地是香港最大的水果供應地，約佔了進口量的48.4%。美國和菲律賓則緊隨其後，分別供應了香港8.7%和7.9%的水果市場份額。近年來頗受港人歡迎的日本水果，則從2020年的佔比2.1%上升至去年的3.3%。如果按照品類來分，中國內地產的梨以及菲律賓的香蕉、澳洲的橙、新西蘭的蘋果及奇異果、南非的檸檬、日本的桃、美國的車厘子，分別佔據了香港市場上同類水果最大的進口份額。

香港人最愛吃的水果前3名：蘋果、梨、橙子。去年，人均吃掉了74個蘋果。眼下蘋果正當季，堆垛在攤檔上，水靈新鮮，可我還是想吃酸。南記的酸湯牛魔王，酸菜口味偏甜；譚仔的酸辣米粉，酸是酸，辣卻偏燥，一路吃下去，都不足以撫慰忽然嗜酸的念想。

對味道不可名狀的執着，像是一根隱隱伸出喉嚨的線頭，倘若真能揪住攀扯下去，五臟廟裏曲裏拐彎的心思，說不定都能掰扯得清清楚楚。比如西醫以為忽然嗜酸，可能是腸胃缺乏維生素C或其他微量元素，引發對酸味食物的渴望。檸檬、酸梅、橘子等口味偏酸的水果，都富含維生素C。中醫則說肝主酸，山陝一代的人，之所以喜好偏酸的飲食，便是因為當地水土乾燥，酸可以生津止渴，亦可以平衡肝火。

到這個月，我又整整一年沒有親近那片黃土地了。在那裏，家家飯桌上日常不離的漿水菜，可能是勾起此次症狀的主因。

黃綠相間的酸橘子買不到，退而求其次，看着街市剛上市的白蘿蔔，個個白潤盈豐，不覺口齒生津，決定拎兩根回去，自造一罐酸蘿蔔，以解酸愁。

白蘿蔔洗淨，無須去皮，切半圓薄片，白糖殺水，靜置一個鐘，擰乾水分，浸入老陳醋、生抽、小米辣製成的醃汁，密封瓶口，存入冰箱。一夜後，擰開瓶蓋，一股清靈的酸爽味直衝鼻息，抵達天靈後再由喉拐入腸胃，身心瞬間通透。舀一碟出來，佐白粥，入口酸脆，舌尖上微微回甘，腦子裏勾纏了好幾天的嗜酸之念，立解。

寶玉挨了賈政一頓板子，療傷時，各處都打發人來問他想吃什麼。浮上水的人情，在寶玉看來都是真心關顧。他順嘴就說想吃個小蓮蓬小荷葉的蓮葉羹。璉二嫂子嗔他專揀最費工夫的吃食來磨人。好在有賈母這個腰子可以依仗，繁瑣細緻的蓮葉羹還是給做了一碗送來。寶玉喝了兩口，哄騙討好丫鬟玉釧喝了一口，二人凝神聽閒話時湯不慎被打翻，反倒又燙了寶玉的手，新添一處灼痛。可見，人無由來起的念想，若能撫平一道痕，必然會再起一道傷。

最近，拜紅學索引派所賜，這部奇書被冠以悼明隱喻，頻頻登上熱搜，引發各方討論，甚至帶動很多人頂着北京的第一場雪，去景山公園悼念在此自縊殉國的崇禎帝。經典著作的魅力在於常讀常新，真正喜歡還是多讀幾遍原著文本，少些人云亦云的跟風，為好。